



如戏

段安平 著
李百军 绘

如 戏

段安平 著 李百军 绘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如戏/段安平著; 李百军绘.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300-18716-7

I. ①如… II. ①段… ②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4851 号

如戏

段安平 著

李百军 绘

Ru X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35 mm×19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8.25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34 000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小女子入戏

徐城北

段安平集文成册，取名《如戏》，是发“人生如戏”之慨，还是“戏如人生”之叹？应有深意在其中。我看后却想说真个是“入戏”，小女子“入戏”忒深！

从年龄上说，四十多岁的她对于古稀之年的我确是“小字辈”，她出生在山西，后常年在南国深圳工作。“戏”，既不是她攻读的专业，也不是她供职的本业，但她自幼喜爱，不独家乡曲调，举凡晋剧、秦腔、梆子、评剧、豫剧、京剧、昆曲，无一不爱，最痴迷于越剧。不但“赏”，而且“唱”，再而研究。豪华剧场，乡野陋巷，凡有丝竹之声响，便闻声而动，常常打着“飞的”不远千百里，只为听一场《牡丹亭》、《红楼梦》。入戏之深，令人咂舌。

段安平是记者，也是有房有车讲求生活品味的所谓“白骨精”。所不同者，她爱戏如痴。戏里的人生，她琢磨体味，人生中的如戏际遇，一个人，一段话，一次邂逅，怀着对渐趋消逝的传统文明的忧思感怀，她以记者的眼光切身观察，用细腻的笔调记下来，章章节节，情景交融，出将入相，青绿山水般开始，又水墨画样地悠悠远去。这是一位女白领单身生活的情

感实录，也是一个女戏迷学戏演戏的寻梦体验。人生与戏曲互为镜像，于人生中寻觅戏曲意境，于戏曲中印证人生苦乐，每篇文章都是人生与戏曲的叠印，使得她的文章呈现出迥别于当今诸多女性随笔的特殊品质。这样看，集子取名《如戏》也实至名归。

段安平热爱传统的、民族的文化精髓，也因为所受到的教育，能在东西方文化中吸取丰厚的养分。她尤其喜欢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一句话——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房间。这句为女权主义者所青睐，而使很多中国女性心有戚戚的话，在她理解，是要有自己的精神空间和精神追求。现在，她不但有了“自己的房间”，还拥有了更大的舞台和空间。

愿段安平的人生舞台更加宽阔，也愿她的如戏人生更加丰富多彩。

目 录

辑一 羁旅戏梦

寻梦离魂(上)	005
寻梦离魂(下)	010
1970 年代的爱情	015
贾政是女的?	021
七天哑人生活	025
走 街	029
爱戏成痴	034
夜半悲声	038
乡下端午	043
神 戏	048
母亲的心愿	053

小虾米	059
兰花指	064
月 娘	069

辑二 顾影自怜

唱堂会	077
我演黛玉	082
云端轻舞风里来	088
石竹梅	093
唱戏与长寿	098
寻找戏迷	103
萍聚萍散已看透	107
男人的“双拥”	112
后 台	116
剪下名伶	122
票 房	127
戏 吧	133

辑三 民间脸谱

爱越剧的诗人	141
远方,云与河流	146
一鸣“雷”人	148

川剧迷老杨	152
镂月裁云	156
小保安与梅兰芳	161
草根粤剧	165

辑四 陌上花开

越音觅踪	173
嵊州之夜	178
女子科班习艺地	182
风中的黄梅	187
地摊儿戏	192
去天津听大鼓	197
十三绝	201
正乙祠看戏	206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209
打“飞的”玩越剧	215
鼓 魂	223
看娃娃吼秦腔	227
平安发财戏	232
颠 轿	237
小镇“白蛇”	242
街角昆曲	247

辑一



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
棋未收，叹新丰孤馆人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

——徐再思《【双调】水仙子·夜雨》



《梨园遗梦》局部

李百军水墨选



《梨园遗梦》局部

李百军水墨选



《梨园遗梦》局部

李百军水墨选

寻梦离魂（上）

第一次看昆曲是在杭州，第七届中国艺术节上。我是为看越剧专程飞到杭州的。

中国艺术节自然是全国各地艺术精品的展示。看了艺术节的演出排序表，发现东坡大剧院有一场昆曲——青春版《牡丹亭》上演，便列入我的购票名单中。其实，买票不是为了看昆曲，更想看的是青春版《牡丹亭》的制作人白先勇。

白崇禧，一个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那是他的父亲。我是学历史的，上大学时老师讲到白崇禧讲了整整一节课。书本、电影和电视剧中的白崇禧，每每激起我充满崇敬与跨越时空的神秘想象，而白先勇却是一位文学大家，他们奇特的命运轨迹，乃至白先勇与白崇禧长相的异同，都使人产生想亲眼目睹其风采的好奇欲望。

还有一个几年来盘踞在心中的问号想在这场戏中解开，就是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宣布“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一共包括19项，而中国的昆曲就被列为19项之首。一种艺术，尤其是表演艺术，能够超越时空限制和文化隔阂而享有世界性的地位，并不多见。它的魅力在哪？一定要趁此欣赏探究。再者网上对青春版《牡丹亭》吵吵嚷嚷个不停，上网时眼睛轻浮掠过几篇评论却也无心细看，现在就活生生在眼前，焉能不看？

280元买张票进去，寻了自己的位坐了下来。两位年轻主角的表演清新俊逸、洒脱芬芳，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那唱腔欣赏不了，演员用长长的拖腔，将那些美丽的古文字一个一个慢慢咬着、嚼着，中间连个停顿都没有，听得我喘不过气来，这让我想起上大学时我最不喜欢的一门课——读那些没有标点的古籍文言文。身边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阿婆，看她也是一个人，我便开起了小差，和她搭腔。阿婆说，我20岁开始看《牡丹亭》，今年67岁了，看了40多年《牡丹亭》，究竟看了多少场，自己也记不得了，像我这样的人有很多很多呢。天哪！我一下惊住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林黛玉走过梨香院，听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那《牡丹亭》艳曲“良辰美景奈何天”，“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使黛玉“感慨缠绵”，

“不觉心动神摇”，“如醉如痴，站立不住”，“心痛神痴，眼中落泪”。这已经是《牡丹亭》问世一百多年时的情景了。而在明代就有娄江女子感动于杜丽娘身世，17岁时幽怨而终。又有杭州女伶饰演杜丽娘，若身临其境，在舞台上气绝身亡。另一位遭遇不幸的人则留下了这样的题诗：“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这些都可见《牡丹亭》永远的魅力。

《牡丹亭》魅力就在一个“情”字，而此“情”之奇，奇在情源于“梦”。杜丽娘与柳梦梅相识相爱是在梦中。这是汤显祖的艺术独创。元明爱情剧中男女主人公大都是先在某一场合一见倾心，莺莺与张生佛殿“惊艳”；王瑞兰与蒋世隆“踏伞”相爱；李千金先于“墙头马上”相识裴可俊；霍小玉因紫钗而与李益结亲；也有那现实中有情人其实前世姻缘早定。唯独杜丽娘、柳梦梅在生前从未谋面，甚至根本不知有对方的存在。杜丽娘只是做了一场梦，梦境中出现了幻想中的意中人，“将奴搂抱去牡丹亭边，芍药栏前，共成云雨之欢”。

最打动我的还是“寻梦”这一场。杜丽娘游园后，“竟夜无眠”，即去花园中寻寻觅觅，“只图旧梦重来”。寻梦不见，她一病憔悴。固然，从写作手法上，汤显祖抓住一个十六七岁怀春少女的“梦”，发挥了一连串浪漫的奇思幻想，那么现实

中呢？现实生活中，我们看戏也许不去关注剧本写作用的是什么手法，但剧中的“梦”，我们则常常做，既然是梦，就不分年龄。早已过了怀春的花季，可我经常在梦中与心爱的人相依相偎，或是我和一位心爱的人在“结婚”，即将成为他的新娘。而梦醒时分，心情总是万分晦暗。杜丽娘是在花园小憩，于是到花园中寻梦，而我会立即合上眼，希望重回梦中，到梦中再次“寻梦”，希望能将刚才的梦接续下去，但是梦境早逝，寻来寻去，都不见了。杜丽娘痛苦地发现牡丹亭、芍药栏这般凄凉冷落，杳无人迹。她伤心、幻灭以至于绝望。看着此情此景，伴着伤感的笛声，杜丽娘仍在如泣如诉，舞台下的我，已是泪眼婆娑。

汤显祖的原本是 55 折，白先勇和几位研究汤显祖《牡丹亭》的专家一起，取其精华删减成 27 折，分上中下三本，三天连台演完。第一本是梦中情，第二本是人鬼情，第三本是人世间情。由于我在杭州的时间有限，只看了第一个晚上的梦中情。有“游园”、“惊梦”、“寻梦”、“写真”、“离魂”、“拾画”等，其中一场“拾画”，完全由小生一个人从头唱到尾，很枯燥，不由得我又分心了，便问旁座阿婆，演员和服装都这么美，为何舞台布景却显得有些简单呢？阿婆不想分神，就随口应付我：“昆曲讲的是写意美，这可比写实难呢！”随便一句

话，倒又叫我回味了半晌。

从杭州回来不久，白先勇带着青春版《牡丹亭》南下深圳，其火爆程度为多年来戏曲界所少见，一票难求，座无虚席，想必很多人和起初的我一样看白先勇甚过看戏。开演前和演出中场，观众的签名队伍排成百米有余，白先勇签名签到手软。去年，与此盛况相隔三年，《牡丹亭》又一次来深，这先后两次，我都是认认真真看了整整三天。而在我去采访白先勇时，他一开口就很激动地说：“一个字——美！两个字——很美！三个字——太美了！演员美、身段美、服装美、唱词美、唱腔美……”一切的美我都感同身受，我想我也将同那位阿婆一样，逢场必看，一直到老。

现在我看的是不是戏，而是梦，那是长醉不愿醒的梦。